

广安县文革前下乡知青回忆录

返林复耕  
的岁月

杜修齐 主编

谨以此书：

献给广安县首批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  
念！

献给广安县老知青们的后代！

献给广安县曾经关心、爱护过老知青们的父  
老乡亲！

# 前言

杜修齐

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这场时间跨度长、声势浩大的运动，对当代中国社会进程发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千百万初识文字、甚至文盲的青年人，被冠以“知青”桂冠，送去农村改天换地，脱胎换骨，接受再教育，从而形成长达二十年、牵涉亿万家庭的浩大运动，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强烈的中国特色，也是当今世界出现的、绝无仅有的特殊现象。它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第一个高潮，“文革”前知青约有129万；1968年底，中共中央发出“12.22”指示，即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，先后把1680多万名中学生和部分小学毕业生送到农村，上山下乡运动从此达到了巅峰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随着毛泽东逝世，文化大革命终止，上山下乡运动才黯然落幕。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：“国家花了几百个亿，买了三个不满意：知青不满意，家长不满意，农民也不满意。”

“文革”前的老知青，曾经被一些官方或民间书籍、资料片面地排除在“上山下乡知青”之外，被称为“无声的群落”，这个群体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以至于他们的经历鲜为人知。老知青、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教授邓鹏主编的《无声的群落》一书，尊重历史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，对“文革”前的老知青作了充分的肯定。此书《序》中说：“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，‘文革’前知青是一个具有特色的群体。他们出生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，成长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最纯正，也最具影响力的年代。其中大多数因家庭出生不好而被剥夺了学习和就业的权利，不得不到农村去‘脱胎换骨’。由于背负着为父辈赎罪的十字架，他们的人生经历往往比后来的知青更为曲折和坎坷。因为上山下乡，他们的正常成长道路被打断，人生轨迹发生急剧的转变。正是在愈演愈烈的‘阶级斗争’和底层社会令人心悸的残酷现实面前，他们的革命激情和

虚幻理想很快消磨殆尽。于是，他们又成为知青群体中最早觉悟的一群。”

广安县上山下乡的首批知青及早前的老知青，便是这样的—一个群体。他们不被城市所容，被迫到穷乡僻壤去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、出路。他们怀着幼稚的理想和宗教般的虔诚，用自己的青春去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。他们栉风沐雨，从事农业生产；他们披荆斩棘，上山垦荒办场；他们二度插队或远走他乡，无可奈何地接受一次又一次折腾。尽管生存环境艰苦，他们还是顽强挣扎，努力奋斗，而个别老知青则永远失去了生命。可以说，他们是一群殉道者：他们把自己的宝贵青春留在了养育他们那片土地上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们无愧于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。

广安县“文革”前的老知青，1964年及以前是分散下乡，或随全家下乡，或个别插队；1965年，首批知青约160余人，分别上山下乡于华蓥山麓的光辉公社、古桥公社创办“茶场”；1966年，第二批知青下乡，一部分到华蓥山瓦店公社办农场，一部分远离故土，到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昭觉县办场或随全家下乡。他们的生存空间相对狭窄，而生活经历相对丰富、曲折，限于条件，我们这本小书收集的回忆散文、诗歌和当年照片，仅反映了部分老知青的经历或事件，作者多数曾遭受过迫害、苦难，但拨乱反正后，通过自身的奋斗，终于事业小有所成，晚年幸福；而相对另一些知青，由于就业、下岗、文化程度低等缘故，至今仍挣扎在困苦之中，并且默默无声，令人十分遗憾。不过见微知著、管中窥豹，这本小书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反映了广安县老知青当年的风貌，保存下一些鲜活的历史，留给后人，也弥足珍贵。

# 征文通知

汤义修

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这场时间跨度长、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，对中国当代社会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。广安县首批知识青年几乎经历运动的全过程，下乡插队—上山办茶场—撤场插队，十五年的漫长岁月，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成了这场“政治试验”的祭品。而今，他们中不乏人才和精英，从艰难困苦中走了出来，但大多数人仍处于弱势群体，慢慢被社会边缘化，在广安县、乃至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。随着岁月的流淌，这段记忆渐行渐远。为了对自己负责、对后人负责，对历史负责，经首批知青代表倡议、协商，拟在首批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前，动员、鼓励大家动手撰写回忆性文章，搜集相关资料、照片，然后集结成书。以之纪念五十周年、奉献社会、留给后人，不虚度此生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## 一、征稿内容：

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员和组织情况；在农村、茶场的劳动、生活的岁月；回城与就业经过，回城后的奋斗历程。最好能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，反映重大事件、集体或个人遭遇。同时征集反映上山下乡的老照片、相关资料。

## 二、征稿要求：

稿件是回忆性文章，要求叙事记人注重准确、真实，突出“亲历、亲见、亲为”特色；稿件内容不拘一格，体裁不限，记叙散文、古今体诗歌均可；欢迎一事、一人、一物入文，提倡记叙真实生动，描写详细具体，能以小见大、以实就虚，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实感。考虑少数知青写作上的困难，可简单记下人或事，送稿后统一组织整理加工。希望每一位知青朋友都动手，或写一篇文章、或献一张照片、或搜集一点资料。

## 三、征稿方式：

稿件或照片、资料，五四茶场知青送杜修齐处，光辉茶场知青送程厚德处，可以寄或送，可以发电子邮件。征稿时间2010年3月至2014年12月31日。稿件收集、整理、编辑完成后，拟于2015年出书，确保每位知青有1本书作纪念。

联系人： 杜修齐 程厚德

联系电话： 杜修齐13908280423 程厚德13281771957

广安县首批知青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筹备小组

2010年3月16日

作者简介：汤义修，1958年在广安二中初中毕业，1965年3月下乡到广安县光辉公社，1978年离开农村，先后在光辉中学、广安县川剧团、文化馆工作。2001年退休，2010年7月病逝。

# 目 录

## 散 文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割舍不断的“茶场”情结.....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 .....天元、银成、守秩 口述                | 杜修齐 撰稿/1 |
| 四川省广安县光辉青年茶场概况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 .....廖端荣 何方可 陈昌柱 执笔：程厚德/14      |          |
| 十年长路 “还我茶场” .....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 .....永淳、天元、守秩、小华、菊英 口述 张芸 撰稿/16 |          |
| 上山下乡——人生的洗礼.....                | 蒲建新/30   |
| 记忆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何方可/34   |
| 一张尘封的老照片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傅茂广/37   |
| 放蜂记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陈守诚/49   |
| 下乡点滴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徐开江/57   |
| 艰难的历程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凌必清/62   |
| 怀念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杜修齐/74   |
| 追忆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潘志荣/91   |
| 黯然逝去的青春年华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张 芸/106  |
| 不堪回首的往事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陈昌柱/137  |
| 一个另类知青走过的路.....                 | 谢 熹/144  |
| 往事并非如烟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李有让/153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欲罢不能的回忆·····           | 陈守素/162 |
| 人耶 猪耶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胡兆坤/165 |
| 我的知青之路·····            | 毛盛兰/171 |
| 被迫撤场，再次插队落户·····       | 蒲建新/175 |
| 我的艺术人生·····            | 吴孟秋/179 |
| 再教育散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聂文忠/184 |
| 多彩生活，别样人生·····         | 张 芸/190 |
| 在纪念上山下乡四十五周年会上的发言····· | 谭世先/203 |

## 诗 歌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七律 苦难年华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唐位明/204 |
| 知青岁月诗二首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张 芸/205 |
| 今日生活—金香林抒怀·····          | 张 芸/206 |
| 啊，知青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潘志荣/207 |
| 下乡五十周年有感·····            | 潘志荣/208 |
| 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周年有感·····        | 程厚德/209 |
| 广安知青赴凉山插队落户 48 年有感 ····· | 李成恕/210 |
| 你我同命运共患难(外一首)·····       | 蒋世国/211 |
| 喜相逢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傅茂广/212 |

## 附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广安县古桥公社“五四茶场”知青基本情况一览表····· | 213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广安县光辉茶场知青情况一览表.....216
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（摘录）.....220

编后记.....张芸/228

照 片

- 近期集体照
- 逝去的年华（老照片）

# 散 文



王天元、唐银成、陈守秩 口述 杜修齐 撰稿

2005年3月，淅淅的夜雨带来了春意，12日，“广安县首批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座谈会”，在县城新南门“渠江宾馆”二楼大厅举行，七十多位老知青，从新疆、青海、云南、重庆、成都、南充……从县城的四面八方汇聚到这儿，大家久别重逢，“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”。他们代表着广安县观阁公社“青年茶场”、古桥公社“五四茶场”170多位知青。还请来了原劳动科科长毛成大、科员钟银成、曾必成，原知青办主任邓代桂、谢大姐。此时，他们已年近花甲、或者已是六、七十来岁的老人了。

座谈会上，老知青们踊跃发言，有的讲在茶场的垦荒种茶，有的讲插队后的艰难困苦，有的讲回城后的陌生和困惑，然而，话题最多、最深沉、也最感人的，还是上山办茶场的艰苦创业，和结下的深厚情谊。

13日，老知青们重返第二故乡——茶场，去寻找当年的自我。

古桥公社“五四茶场”65名老知青，不少人带着自己的孙儿、孙女，乘车来到古桥，然后徒步登山，来到华蓥山黄麻坡上的茶场。然

而眼前的一切已面目全非：四十年前大家吃饭、睡觉、开会、活动，曾经热热闹闹的场部——彭家院子，变成了一栋破旧的小砖瓦房，人们只有凭着记忆来寻找原来的寝室、厨房、办公室、保管室；原来的层层梯土没有了，茶树、果树没有了；沿着山腰前行，以前出工、收工的大路，已成为荒草覆盖的羊肠小道，田土都荒芜着，漫山遍野是一片黑压压的的马尾松林；山阴处，水沟边的蕨菜，抽出嫩绿的芽，间或有一株、一小片桃树、李树，开着惹眼的红花、白花，却很少见着人烟。大家在没膝的荒草中找路寻梦，突然前面“扑”的一声，飞出一只野鸡，走上前去，还有一窝野鸡蛋，摸上去暖乎乎的，人们赶忙用荒草盖上……向山下远远望去，农田、村庄、小河，跟四十年前一样，没有多大的变化，可是，曾经梦回萦绕、眼前想见的茶场没有了……

### 风雨兼程——我们创办了“五四茶场”

1966年，神州大地在悄悄的变化着。

春节刚过，春寒料峭，按照上级的指示，在县劳动科和古桥公社的具体安排下，73名知青兴高采烈地从八个生产队搬上了华蓥山兴隆沟的彭家院子，他们要在这儿创办茶场。离开插队落户将近一年、单调落后的山村，知青们又聚集在一起，尽管今后将面对更大的艰难困苦，但是，大家还是兴奋得睡不着觉。

2月22日，北风阵阵吹来，雪花飞舞，大片大片的，院坝边的桃树已绽开粉红的花，枝条上还有大批的花蕾。飞雪掩不住摇曳的春意，寒风吹不散知青们心头的温暖，他们挤坐在搭满床铺的堂屋里，挤不下的，就围坐在阶沿上，安静地听着顶风冒雪赶上山来的公社王社长、县劳动科汪先恒同志的讲话——他们宣布：古桥公社“五四茶场”正式成立了！他们鼓励大家：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，一定要做社会主义新愚公，克服困难，自力更生，尽量减轻国家的负担；一定

要发扬南泥湾精神，走大寨之路，建好五四茶场。公社还从农村抽调了两名老党员干部到茶场负责，一位是解放前就参军闹革命的刘浩善，任茶场指导员，一位是茶场所在地兴隆大队的干部朱明德，任茶场场长。

茶场地处华蓥山下绵延的小山上，沿山腰约三四里的坡地上，地势平缓，山沟里仅有一二十亩曾经耕种过的熟地，其余便是漫山的乱石、灌木和荆棘。这儿原来是兴隆大队的一部分，彭家院子也是兴隆大队腾出来的，只有一排正房和右边的两间厢房，知青们挤不下，便在正房的左边新修了三间土墙房子，作厨房、保管室兼场办公室、男生寝室。下乡前就结了婚的三家知青，便安排在用竹竿、篾席隔成三间房的废弃的土墙公厕里。为了搞副业，还在院子的左边修了一排低矮的牛圈。这就是茶场的全部家当。按上级政策，办场的第一年，国家供应知青们每人每月 35 斤口粮，补助每人每月 7.5 元钱生活费；一年后，粮食自给不足部分由国家补足，取消生活费。

面对这样的条件和待遇，茶场知青们也很满足，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，都是出生不好、刚出校门的高、初中毕业生，与成天面朝黄土背朝天、缺衣少食的社员相比，至少他们还有一个命运相同的群体和茶场场员的身份，还有一个青年集体的文化氛围和奋发向上却又虚幻迷茫的梦想。

轰轰烈烈的创业劳动开始了，主要的任务是开荒种茶。知青们早出晚归，先把原有的熟地挖出来，点上了包谷，种上了蔬菜。接着，便是垦荒。彭家院子对面一大片山地，坡度较大，只能开垦成梯土。知青们带着锄头、砍刀、钢钎、砧子、二锤等劳动工具上山，先用自制、简易的测量工具观测，用石灰放出等高线，然后砍去荆棘、灌木，再撬开石头，用



石头砌坎，最后挖土填土，整理成梯土，劳动强度极大。没有几天，知青们几乎人人手上都打满了血泡，有的刮伤了手脚，有的被石头砸伤，或乌紫红肿，或血流如注。这些少男少女们思想单纯，不少人积极争取进步，面对眼前的困难和挫折，还用毛主席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”的教导互相鼓励，互相帮助，没有一个人退缩或临阵脱逃。几个月下来，整个一面山坡，便被开垦成层层梯土。

梯土，是种茶的基地。当人们从山下沿兴隆沟上茶场，远远地便能望见那顺山就势、层层叠叠、高低有序、气势壮观的梯土。知青们远眺这劳动的成果，也从内心里感到自豪！

为了科学种田，按照建场的规划，茶场成立了蔬菜组、茶叶组、果树组、药材组和放牧组，根据每个人的特长、兴趣分工，各就各位，各得其所。各个组的组长同时兼任技术员，他们的兴致都很高，往往主动地向农业技术部门寻求指导、培训、帮助，或自费外出考察，找专业书籍自学。县农业局、多种经营办公室、药材公司、畜牧局对茶场也格外的关心、支持。

蔬菜组由陈守诚负责，他们种的蔬菜，除了茶场食堂自己吃外，还卖给古桥的公社食堂或食店。茶叶组由刘中元负责，他们在梯土上播种四川小叶茶，还引进、培育云南大叶茶。果树组由王清泳负责，他们大面积栽种了苹果、苍溪雪梨、河北鸭梨、葡萄，还搞了柑橘等苗圃。药材组由杜修齐负责，种植了红花、白术、党参、生地、毛条等。这些组还积极开展科学实验，如将植物生长素用于蔬菜、果树、茶叶的栽育上，用矮壮素浸种培育新品种，搞果树的“贴皮芽接”，茶叶、果树的扦插，等等。

茶叶、果树的生长周期长，三五年后才会成林、挂果。为了抓经济收入，经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，茶场派蒲建新，只身走村串队，深入到广安、岳池、邻水所辖的农村、华蓥山区，陆续买了三十余条小水牛回来放养。放牧组由唐位明负责，他们精心驯养，在小水牛将要搭“枷档”时，再卖给南充、西充等缺牛的生产队。小水牛买进时 200

元左右一条，卖出去每条上千元，年底结算，每年收入两万多元，打紧开支，既保证了知青们的生活费，剩余的还可以投入扩大再生产，同时也支持了南充、西充等地的农业生产。用现在的话来讲，这叫“双赢”。

### 创业艰难趣味多！

白天，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，每到敲钟吃饭，知青们便争先恐后地冲向厨房，端着那3、4两米饭，或者包谷汤圆、水煮的红苕，男知青们三刨两下便结束了战斗。在山上垦荒种地，往往活路还没有干完，肚子里就饿得咕咕直叫唤。男知青们在田边地角休息时，常风趣地说：“什么时候能敞开肚皮吃一顿白米干饭，无忧无虑地抽足一气纸烟，就心满意足、死而无憾了！”

夜晚，在床挨床的寝室里，知青们各就各位，点上如豆的煤油灯，星星点点，真是“万家灯火”，有的看书，有的写信、写日记，有的聊天……在月亮爬上山的晚上，院坝里、山坡上，知青们拉二胡、吹口琴、排练文艺节目，或躺在草地上数星星、遐想，偶尔，也会听到低低的哭泣声。

1966年下半年，古桥公社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即“大四清”，茶场也派来了一位姓“杨”的工作同志。阶级斗争这根弦绷紧了，每天晚上，院坝里挂着马灯、摆着桌子，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学习文件，并联系茶场实际开展教育、批判活动。杨同志打开场白后，不识字的刘指导员往往会倒拿着翻开的毛主席语录本，滔滔不绝地读语录、背“老三篇”。接着是朱明德场长大声的训话，知青汤炳修、杨志坤等受到了批判。年底，文化大革命的强劲东风吹上了山，知青们赶走了杨同志，小小的茶场，一夜间就成立了七、八个战斗队，刘浩善、朱明德，知青副场长聂文忠又受到了批斗。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，革命的大戏一幕接一幕。

现在回过头来审视这段历史，令人惊叹的是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折腾，多数知青场、队，不是垮了，就是瘫痪了，唯有“五四茶场”，

始终坚持着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1966、1967年，粮食丰收，牛儿健壮，茶苗、果树长势良好。

1968年，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，整个四川的派系斗争、武斗愈演愈烈，不少的知青也被卷了进去当炮灰。可广安“五四茶场”的知青，除了极个别人外，绝大部分人都坚持在山上劳动生产。为了寻求上级知青办的支持，外出学习、考察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能，4月，茶场派出陈守成、杜修齐、杜华强、陈永淳等四人，随着串连、上访的人群，爬火车免费到成都出差。由于武斗，火车走走停停，三天两夜才拢到成都。成都市依然战火纷飞。他们住在杜甫草堂的上访接待站，到省革委知青领导小组，向军代表反映了茶场建设的现状，请求能支持、帮助建好茶场后，还跑到成都市凤凰山园艺场去学习、参观、考察，到皇城坝西南最大的新华书店里去“偷”了不少的书，如《植物学》、《茶叶栽培》、《果树栽培》，等等。这次出行的收获颇丰，更坚定知青们办好茶场的信心。

12月22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的最高指示，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就形成了上山下乡的高潮。“五四茶场”的知青们兴高采烈，满以为会得到上级的关怀、支持，走上新的发展道路，可盼来盼去，却是撤场插队、将茶场卖给明光厂办“五七农场”坏消息，代价——一部破旧的“长江牌”吉普车。

1969年，对于“五四茶场”的知青们来说，是腥风血雨的一年。知青们坚守茶场不下山，4月，公社革委唆使造反派和向阳大队不明真相的社员第一次冲击茶场，赶“狗崽子”们下山插队。5月，相邻的华蓥山九龙寺“岳池茶场”深夜惨遭血洗，一名知青被造反派暴徒枪杀，三十余名知青被打伤、打残，有的被砍断脚筋，有的被砍伤手臂……当“五四茶场”知青得到消息连夜赶去救援时，九龙寺已血流成河，受害的知青们在血水里挣扎、呻吟。7月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“五四茶场”知青遭到造反派的第二次冲击，有“岳池茶场”血

的教训，知青们又惊又怕，漫山遍野奔逃。

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，整整大半年，知青们在“坚持办场”和“被赶下山”的争斗中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。到处是强权，何处找公道，9月，知青们先先后后挥泪离开了自己双手开拓出来、已初具规模、大有发展希望的“五四茶场”。

### 进城请愿—还我茶场

被赶下“五四茶场”后，茶场知青分别插队落户于河东一些公社的生产队，这些人陆陆续续先后结婚安家，有的知青双双就地结成连理，有的与当地青年结婚，有的女知青远嫁外地他乡，大家没有奢望，更没有梦想。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就是对茶场生活的留念，在那里，曾经撒下他们多少的汗水和热血呵，他们曾经有过共同的目标和希望，集体生活的温暖和彼此结下的情谊，似乎已成为永久的记忆。

明光仪器厂把茶场办成了“五七”农场，修通了公路，接通了水电，还在彭家院子背后的黄麻坡新修了两排土墙房子，作办公和住宿用房，修了一排羊圈。按照毛主席的“五七”指示，厂里的干部、职工轮流上山接受农业劳动锻炼。留下了茶场知青蒲建新作技术指导，后来，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也成了厂里的正式职工。而更大的变化，是知青们种下的苹果、梨子树已成林，五月果树开花，漫山遍野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其后果实累累，甚是爱人，厂里职工每年都要分到不少苹果、梨子。这一切，茶场知青们耳闻目睹，成了他们心中阵阵的伤痛。

1972年12月，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“御状”，反映自己孩子下乡后的困难窘迫，社会上招工、招生、招干中走后门成风，任人唯亲的现实。1973年4月，毛主席亲笔回信：

“李庆霖同志：寄上300元，聊补无米之炊。全国此类事甚多，容当统筹解决。”此后，各地违背知青政策、迫害知青的事实也不断反映到

中央。自此全国开展了保护知青、落实知青政策的清理整顿工作，知青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，知青也有了一定的发言权。这也点燃了古桥公社“五四茶场”知青重返茶场的希望之火。

据茶场知青唐银成回忆，1973年秋天，他到县知青办公室请求落实口粮问题，碰到一位县革委的老领导，问到以前撤茶场上级有不有什么指示或文件，老领导回答说“没有”。唐不相信，又去一位老领导家核实，说“肯定没有”。他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茶场知青唐志禄，两人商量后决定，通知“五四茶场”知青，集体到县革委上访：请求明光厂还我茶场，让知青重建茶场！

听到“五四茶场”到县革委请愿的消息，观阁公社“青年茶场”的知青们也组织起来声援。

两个场一百多名知青回到县城，成批地涌向北苍路的老县委——北园请愿，对于一个小小的县城来讲，的确是一件大事。知青们向刚调来广安、拟任县革委主任、县委第一书记的郭文佃（当时县武装部政委乔云儒任县革委主任，因涉嫌迫害女知青，正接受调查。）反映：一、“五四茶场”知青一直坚持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茶场建设成绩显著，撤场插队依据是什么；二、明光厂以一部旧吉普车就换了“五四茶场”，是侵占了知青的劳动成果；三、还我茶场，知青们重返茶场，自力更生建设新农村。郭书记一时无法正面回答知青们的请求，只有反复强调，等待县革委调查后，再研究解决。

这个事件也引起了当时在广安的省委工作团的重视，他们派出一个姓“宋”的秘书带人到山上调查。宋秘书很同情知青们的遭遇，待知青们很和气，据他后来讲，知青们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，但要解决问题，还得靠县革委作出决定。

估计县革委的调查也没有大的出入，他们也想向明光厂收回茶场，县上自己办“五七干校”，但和明光厂很难协商下来。据明光厂的有关人员讲，他们一时也撤不了已办起来的“五七农场”，明光厂是中央直管的兵工单位，要层层向上级汇报请示；并且他们要县上补偿给厂里